



老子翼註

附錄

六

□ 13  
3003  
6止



15  
3008  
卷 6



老子翼卷之六

附錄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  
記老子為守藏室之史周襄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  
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且之文後  
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  
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

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  
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  
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  
中理也或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  
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  
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  
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  
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  
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淡儻然

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  
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  
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  
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  
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况不及此子  
者乎又直以輕蕪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吹夫舉身  
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  
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  
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

居天地之間不亢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為長報盡  
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  
殆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  
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  
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  
問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  
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嘗於藏書家見古文  
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

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  
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  
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  
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  
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攷而知也余曰莊  
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  
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  
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  
道者人之所其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為喻

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觀乎曰道無

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觀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小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一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

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  
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  
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  
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視者取信於身周曰吾  
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  
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  
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  
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

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  
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  
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  
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  
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  
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界  
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  
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  
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躬又曰或問何

者為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  
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  
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  
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  
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息問又曰莊周言  
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  
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不滅之  
道本於是乎氣問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  
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  
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  
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  
袁字仲長二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  
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名對竟力辭還  
里士論高之並見嚴  
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為宮僚嘗索其所著  
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

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  
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  
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  
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  
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  
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  
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  
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  
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

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  
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  
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  
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  
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  
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  
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  
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  
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



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為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弃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白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一章自

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擊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為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嘗讀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

之術豈有外是者。而此言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  
 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驚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毫老子所  
 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過其  
 本言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  
 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  
 合於策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  
 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  
 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

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窳亢。不  
 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先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  
 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  
 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不一。不知天人之二。則  
 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  
 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  
 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亦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  
 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

子者則繼儒學儒學亦繼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  
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  
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  
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  
其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  
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  
二卷藏於家子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  
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  
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

視子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  
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  
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  
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  
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  
亡牴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  
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誑置爲養  
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  
脩已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奈何絕去

復世讓言。老子之書始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父蒼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賸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

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  
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  
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  
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  
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  
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  
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  
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  
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

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  
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  
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  
使予之於道者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  
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  
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  
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  
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

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  
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于瞻  
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  
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  
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  
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為非憐也以非之才  
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為善解老也是豈無為之謂  
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

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  
瞻求而不得乃強為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為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  
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  
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  
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  
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  
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

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  
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  
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  
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  
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  
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  
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  
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  
事恕施而後明達不禦其效非可以且夕責也逆而

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  
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  
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  
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  
以已而忍以入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  
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  
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  
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  
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

老子真 卷之六 十四





未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作矣皆知善之為善皆上一有故有無相生

龍典碑無故字傳奕萬物作焉而不彊碑本作作而不居古本相上並有之字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碑本作作功

成而不居古本作功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碑本作作功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是以聖人之治古本治下有使夫

知者不敢為也三無敢字古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

治矣

第四章

沖古本或不盈陸本作不滿開元紛碑本作淵兮河上

乎其似或存碑本無兮或作吾不知其誰之子陸陳

虛司馬

第五章

而不河上陸多言碑本作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此

第七章

老子章句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村地  
且本無故能長生碑本作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  
非作其無私古本  
不非作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處衆人之所惡古本故幾於道作居

葉本下曹而作又善仁古本作善人故無尤一三下

第九章

持司馬揣而銳之古本作見而銳之長保碑本作長寶滿堂碑本作

古本作滿堂驕司馬功成名遂身退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

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古本無離乎一無乎能嬰兒乎一能下生之畜之一能下

一作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処司馬碧虛作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驚カ三無寵為下碧虛作寵為吾所以有  
大患者無及吾無身古本作苟吾有何患古本下

老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古本無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二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無故混而為一蘇故下有復古上下古本此一本三下有者

之下繩繩兮無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碑本無四

字古本執古之道古本道下有可

第十五章

豫猶一下並容碑本釋碑本作容敦兮其若樸碑作混曠

兮其若谷碑無渾方其若濁碑本濁靜右本上徐清

徐生古本二徐安以久邵本安故能敝不新成古本是以

能敝而不成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王弼本靜曰復命王弼本其未嘗去莊子作各

歸其根各下一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及身不

殆葉本無此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親之譽之王弼作親其次悔之彭

無其文陳作其信不足有不信王弼有猶兮其貴言  
次其而侮之王弼作悠兮二無兮事遂名遂皆曰曹程黃曰作謂  
碑本作其猶貴言

第十八章

察出古本下並有焉孝慈一作孝子忠臣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為文不定程無此古本以為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古本作美荒兮其未央哉碑本作荒其未央如享古本作若享

如春登臺古如作若一怕兮古本作鬼碑本乘來兮作我台未

古本作沌沌碑作純純昭昭察察古作皆昭悶悶古作忽古本無  
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二作忽兮其若海貴食毋開元本  
若無止一作飄兮其異於人古本上貴食毋開元本

第二十一章

恍惚古本此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其字上無兮字  
恍惚作苾苾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其字句未有

其精其真碑本

第二十二章

直古本碑本豈虛言哉古本言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無故終古孰為此者天地古本地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

同於失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信不足古本無同樂

足下

第二十四章

致王弼陸其在道也司馬晉陳蘇物或惡之或不

處一作金

第二十五章

寥考

王弼強為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強域中有匹

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焉

奈何古本作失根古本碑本作失

如之何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六章

善行古本行下有善計古本作善數者無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

乘故作而傳奕云古善人古本人下

第二十八章

無此獨河已有之

故大制不割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為之古本下有天下神器古本上有為者碑本者作故

物蘇葉黃陳响陸王弼作獻一載古本

碑本故地作凡是以司馬以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碑本無此果而已古本下有取強古本

焉果而勿強古本上有是不道古本碑本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亦本作以恬

失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入之殺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喪禮處之衆多

有則下同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無樸雖侯王梁武本降

萬物將自賓萬物自均古本下猶川谷古本

之於一作江海古本下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古本下有有勇葉無不失其所邵所

第三十四章

汎陸王彌不居碑本作愛養一作可名於小一作可  
一作可名於歸焉古本作不為主為以其不自大一作知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古本下有出口古本碑本淡乎古本作

第三十六章

歛古本作翕柔勝剛弱勝強古本勝脫古本那一作

第三十七章

侯古本作鎮以一作亦將不欲古本亦不欲以上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古本作仍之王彌亂之首也愚之始也二也

第三十九章

處其厚古本四句並作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侯王

古本作王侯下同

天下貞

一作正

其致之也

開元本無一也

物得一以生

君平本無此并下萬物無以生恐城十四字

侯王無以為貞

而貴高將恐蹙

一作侯王無以自稱

古本作自謂此其本

作是非乎

古本作非歟

數與無與

與古本作譽一作車

球錄一作如玉

如古本作若下同

落落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

古本道下有而

故建言

故無有之

古本下有類作

類進道名退

若在東道若類上

辱

古本作作縣

偷

古本作偷作輸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為稱

古本作王侯以自稱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古本作人

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教

教父

古本作學父

第四十三章

無有人於無間

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人吾是

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一無吾也二字

希及之

政秘本正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

是故

第四十五章

沖古本屈古本清靜為天下正

古本為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古本糞作糞吳幼罪莫大於可欲王弼  
此咎莫大於欲得韓非本古本作故知足之足常足  
矣司馬無之一足又無矣

第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古本出戶窺牖下俱  
其出彌遠韓非遠下有者  
不行而知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

古本下又損之無無為而無不為矣古本  
故取天下者王弼無故不足以取天下古本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一作得善一惔惔古本作歛歛渾其心古本  
焉陸王弼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生生之厚古本下  
夫何故古本下無死地古本下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一作無夫畜之古本作畜之亭之一作成毒之一作熟之  
養之古本作蓋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古本始下有可得其母得一襲常葉作襲裳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碧鹿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資貨有餘古本作資財盜竽舊俱作盜竽非道哉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竽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韓非無子孫祭祀不輟彭耕本孫下有以韓非作子孫以其世世  
修之於邦邦舊俱作國下同何以古本作奚以乃真趙志堅乃乃餘趙作能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古本作含德之厚毒蟲古本作蜂蠶

峻古本作陸至也碧唐蘇曹而不嘎一作蓋不嘎黃

蓋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之古曰強是謂古本  
不道碑本作非道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古本言下有也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

而賦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古本正無事連真本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古本作然哉以此

然哉古本以此民多技巧奇物滋起古本作民多智滋

彰古本作我無欲而民自樸河上本此下有我無情而民自清

第五十八章

悶悶古本作醇醇古本作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韓非

之迷也其故以久矣劇劇蔡微作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若是謂早服謂韓非作以謂之重積德韓

作是謂則莫知其極黃無下深根固抵韓

第六十章

治天國韓非作治烹烹不當其神不傷人韓下聖人

亦不傷之韓作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一作天下之交牝

以靜為下

古本作以其靜故為

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為之下無此句

故大者且為下

古本無故為下

第六十二章

與善人之寶

司馬程之加人彭本加人

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纂微曹陳曰作

古本作進此道也

所以貴此道者何

一作何也無何

不曰纂微曹陳曰作

有罪以免邪

罪下有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

古本難下有乎

天下難事

難上亦有輕

諾多易

古本下

猶難之

程猶

故終無難

古本下

第六十四章

易判

判一作泮

為之於未有

古本作為之乎

豪一作

九成

一作九層

千里之行

一作百

聖人無為

一上有是以無聖人

常於幾成

於下

則無敗事

有矣

復衆人古本復

舊並作

不敢為

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

古本作以其智多

國之賊國之福

下古本

知此兩

者亦楷式

古本作楷式

乃至

古本作乃復至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古本下 以其信下之古本作必以其信

下之下古本下 民不害古本下

第六十七章

天惟大故似不肖清源本無此句 其細也夫一無 寶而持之也夫

之寶一作持而寶 慈故能勇古本上 器長韓非作 舍其慈

且勇無其下 死矣古本作是 以戰則勝一作以 以

慈衛之葉上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古本作古之善 善勝敵者不爭林希

作善勝戰者不古本下 古之極古本下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本下 仍無敵執無兵古本作執無兵仍

輕敵古本作 輕敵幾喪吾寶古本作無敵 死兵相加

哀者勝矣古本作抗兵相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本作而人莫之 不我知也無

也則我貴矣一作則 被褐一作披褐

第七十一章

上古本作病古本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太威至矣一作則無狹一作無狎夫唯不厭具幼清作夫唯不狎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縶一作地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一民下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本作吾得而殺之孰敢

而代司殺者一作是是代大匠斲是下希不

自傷其手矣一作希有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古本下有食稅之多也一無也以其生生

之厚也一作以其上唯無以生為者為下有貴貴

生政和本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一上有柔脆脆一之徒古本下有兵強古本

者共一作彈大處下古本作故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作其猶張弓者歟邵猶作由非補之一作孰能有餘  
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功  
成而不居一作功成不處見賢耶耶無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一作天下柔能先先一作勝以其無以

易之也無柔之勝剛弱之勝強無上有故莫不知

莫能行古本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云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是

謂一作是為若反古本下有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有者必有餘怨必無故有德司契故無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一無民而不用一作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葉本無其其食古本上有至治安其俗

樂其業俗一音聲使民至無而不相往來

一作居無而相下有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古本作善言不善不積不天之

道無





後再之三之請而不措因不獲已隨其意顧其元本也章段有漫滅雜亂而不分曉者則研精于異本覃思于方寸以潤色之字畫有扶杜銀根之差者則質正以脩飾之其老翼附錄之中不及考索者二字有之不敢以妄意補綴焉維孔門闕疑之成憲而又春秋夏五之舊章也茲今之秋卯刻既玉成矣小嶋氏又來請曰願為我錄一語于卷尾余響應云否夫子

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格哉言也余漱濂浴之芳潤者尚矣以我觀之乃老莊雖高亦異端也若擯焉則害子之事也嘉焉則戾余之志也進退寔狼狽矣若何而下筆乎曰俞然則向之校書訓點者偶然之失歟抑有以歟曰否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昔伯夷展禽者清和之聖也而其極有隘不恭之弊然孔聖或稱其得仁或稱其直道管仲晏嬰者霸道之雜

也。然一許其仁，民一善其交，友藉是觀之，人各有善，有不善。君子取其善，小人揚其不善。比比古今皆然也。今夫老莊於爲人也，其才技出等夷，故其有言而中倫者，有矯枉而過直者，是以宋儒取其一二美言，而稱揚者，爲不寡。語在性理大全中，可以攷見。非敢立私言焉。烏寧我聖賢者醇乎，醇者也。老莊者大疵，而小醇者也。其純駁天淵矣。雖然，不以人舍言者，我

道之大用，此宋儒之意，而先聖稱夷惠管晏之遺意也。今吾校書訓點，其志豈不在茲乎。且夫循其所請，則資子之產業，其利澤所及，不爲小補，何必固辭也。耶。吾意之雌黃，陽秋其人，不乏於天下。伏請繩倭訓之愆，掃風葉之餘塵，則幸甚。癸巳，纔八月望日，尾陽吾湯市熱田晚生。

永菴主 小出立庭  
把筆于洛陽新蕉軒

承應二癸巳曆癸九月穀旦

寺町通松原下町

寛延四辛未孟春

勝村治右衛門板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十' and '又'.

